

佚葉長青纂

國魂集

衍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

國魂集（全一冊）

實價大洋六角

編纂者

閩侯葉長青

印刷者

無錫光復路中
民生印刷書館
電話一三一二

此書有
著作權
盜襲及
翻印必
究

總寄售處

無錫學前街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圖書館

陳序

門人葉長青選國魂集一冊請敘于余。余曰：國有性而已，無所謂魂也。何謂性？有豪傑、有凡民、有奴隸。豪傑所謂性善，奴隸所謂性惡。凡民所謂性猶湍水性猶杞柳乎？曰：唯唯！否！否！豪傑者，此集中人也。奴隸者，石勒之張賓、苻堅之王猛、元魏之崔浩、五代之桑維翰、馮道、西夏之張元、吳昊、清之范文程、洪承疇，其犖犖大者。或者曰：張賓、王猛之數子者，以行道救世爲主義，故馮道之事五朝十數主，世有况諸佛國如來者。晏平仲有言：「惟強而能庇民者是從。」中國民族本爲黎民，黃族自西方循河而下，奄有中原。雖曰同洲，不可謂非喧賓奪主。自是而五胡雲擾而遼而金而元而愛新覺羅，皆以外族入主中國。則中國猶一家之中堂，東房西室北堂東西序，以逮井湍庖廐之人，皆得而升，甚且皆得而坐而臥，中堂乃無適主者。自漢武征匈奴，魏武滅烏桓而後，以司馬衷賈南風八王之亂，石晉之本沙陀，北宋之釋宿將兵權，趙佶之淫昏無道，朱明之世濟其惡，十桀紂而五秦政，百姓皆有瞻烏誰止之勢。外族入主，中國人習以爲常矣。雖蠻夷猾夏，終歸同化。而方其帖耳屈服，中國人可不謂奴

性平。張賓王猛輩雖藉口於降志辱身，污聲名以救世救民，而因以圖富貴利達，則百喙莫解者也。然則國焉得有性？有性者，僅億兆千萬之一二，不盡能保存其國之性命也。其他奴隸之性，皆大辱國者也。而凡民之可此可彼，抑無論矣！故此集雖有某某等若干人，不能遽稱之曰國性，第稱之曰國魂。其爲國魂奈何？性从心，从生，人之生者也。魂从云，云古文雲也。見危授命而後，無以狀之，狀之以雲而已。故此集中人，卽屈子所謂國殤，獨其魂之可招而已。嗚呼！國僅有魂，亦大可哀已！況至於並魂而無之，則直無所謂國，其可哀更何如？其無魂奈何？顓孫子張氏之言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終从冬，一歲之終，尙有來歲之春，所謂英靈不昧也。死者漸也，則如水之漸滅焉，得有魂？讀是集者，由知國之有魂，庶幾漸復其性，而成有性之國歟。八十一叟衍書。

唐序

造化真宰、際溫蠖世、渾沌莫名。降水沸騰、恍見百靈。罔兩肆虐、儻爲旱魃。石言蛇鬥、萬怪惶惑。鬼伯當門、攫拏以食。或有叫者、諄諄出、跳踉吸骨。予求予伎、昏墊回遙。黔首其咨、國載營魂、能無澆漓。黃帝告司命曰：「有國在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司命對曰：「請以質大通抱一二子。」爰攝國魂、追國魄、會於古嘉魂之府、保魄之鄉。國魂曰：「嗟！吾離矣！若之何！」國魄曰：「噫！吾落矣！若之何！」司命曰：「合莫神山、有返魂術焉。」乃相與促武縮氣、展轉翊翊、以訪於大通子。大通子曰：「吾語汝！吾國有國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有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有國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有國寶、易象詩書禮樂春秋是也。有國器、臨衝鈎援、蘭石渠答、輪輿飛舶是也。之數者、或有形、或無形、誰其尸之、魂實主之。唐虞之時、魂寄於堯舜。三代之時、魂寄於禹湯文武。春秋戰國之時、魂寄於孔孟。唐之時、魂寄於張許顏陸韓。宋之時、魂寄於周程張朱文陸。明之時、魂寄於薛王左史。清之時、魂寄於顧陸胡曾左。乾坤不息、國魂亦一日不息。若夫不仁不智、戕其魂者也。無禮無義、役其魂者也。

趙孝綵弟、寡廉鮮恥、傾倒其魂者也。柱下史憫焉、曰：『各歸其根、靜斯復命。其精甚真、其中有性。』漆園叟憫焉、曰：『抱神以形、形將自正。神將守形、形乃常存。』夫人氣浮於上、則魂升離形而不知其所之。古語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德者、魂之安宅也。機變欺詐、形神繹騷、欲求國之長久、非所聞也。』方是時、抱一子偕過化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至。大通子以其語介焉、抱一子曰：『來！而魄者、志之榦也。而魂者、氣之英也。國之魂魄、視國智國氣轉移以爲則。而獨不聞宣聖之言乎？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魂凝。而獨不聞子輿氏之言乎？持其志者、持己之志、以持國之志也。無暴其氣者、無暴己之氣、以無暴國之氣也。志大志剛、塞於天地、而魂御其間。忘者、餒也。助長者、暴也。宋人掘苗、苗之魄死。苗之魂漸矣。是故暴國之氣者、漸國之魂者也。聖人作禮樂、致中和、以養國之氣、以和國之魂。大禮與天地同節、屬乎魄者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屬乎魂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一動一靜之間、而國魂在焉。其於人也爲五藏、心者、魂之舍也。其於物也爲五事、視者、魂之郵也。洪範建極、無偏無黨、無作好、無作惡、皆魂氣之正者也。一國之志氣喪、則自伐其魂、而他人之魂。

伐之矣。君子志節氣節以固國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是爲大丈夫之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爲英雄之魂。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是爲聖哲賢豪忠臣孝子義士貞婦烈女之魂。」載請諸過化神人、神人曰：「夫二子之言、擷諸子羣經之魂、躋矣哉！吾聞六藝罕言魂、而易傳言之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古者庖羲氏通神明之德、知幽明之故、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藏魂於坎離之家、成既濟定、陰陽和均、是爲歸魂言。國魂歸而得其所、天下歸仁、天下歸魂也。飛伏有位、鈞命有訣、升降往來、一消一息、七日來復、天魂也。履霜堅冰至、地魂也。人者合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而成魂。邦畿數萬里、肇域彼四海、是爲國。惟民所止、是爲魂。國以民爲魂也。民心聚、則國魂聚。民心散、則國魂散。六十四卦、分宮取象、游魂歸魂、各得其八。其游於上而吉者曰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國魂之麗乎大明也。其凶者曰大過棟橈、國棟國柱折、則國魂失也。其尤凶者曰小過、弗過遇之、從或戕之、則國魂如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聖人體天立極、原始反終、知國家死生之說、所以奠天下之魂者曰誠。曰神。所以救天下之魂者曰性。曰命。子思子得聖祖之傳、曰至誠如神。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至誠者魂之根也。無物則魂不復。於象

爲睽、所謂載鬼一車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魂與魄相交、於象爲同人、離宮歸魂卦也。神也者、妙魂魄而爲言者也。聖人凝魂魄以入神、以神道設教、而天下之魂定。億萬衆之性命呼吸於吾心。億萬衆之魂魄、髣髴號泣於吾側。彼豐屋蔀家者、鬼瞰其室。剝上民載、碩果魂存、猶且不食。井渫心惻、赤子將匍匐入之矣。是故救民命、所以貞國魂也。順性命之理、秉乾之精、效坤之靈、保合太和、所以歸國魂也。善養生者、保其魂至千二百年。善治國者、保其魂至八百年。吾不知誰之子、作易憂患、視民如傷、其魂常象帝之先。國魂國魄聞之、豁然以寤、沛然以充、將返於太空。屬有執一卷書、懇懇款款、作歌以招魂者、其辭曰：「魂乎歸來！無往南方些。焦山紅海、鑠石流金些。魂乎歸來！無往朔方些。寒飈栗烈、萬丈層冰些。魂乎歸來！無往東方些。杲杲暘谷、喝死亢陽些。魂乎歸來！無往西方些。龍蛇大陸、匈結交兵些。魂乎歸來！還我中央些。黃農遺胄、璀璨國光些。尊經道學、文物聲明些。矯矯特立、天行自強些。於是國魂得所依、國魄得所憑。我禹奠神州、子孫黎民、閱擴知能、長享萬世之太平。問招國魂者誰？八閩葉長青也。序其書者誰？三吳唐茹經也。其時維何？柔兆困敦孟陬之月。將易其柔而蘇其困、以配之神也。」

而蘇其困、以配之神也。

劉序

傳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故一人之心死則其人亡若一國多數人之心死國其克保乎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終興劉項強秦以夷其心存其志達也王莽百萬潰於昆陽紂旅若林崩於牧野其心亡其氣索也國家之盛衰存亡亦視夫人心如何矣夫有形之心衰可以強心剋起之無形之心衰獨無救乎曰勵以節義激以憤慨啓以偉大引以奮勉可已葉子長青集團魂詩又集成徵序於余余讀之皆足以勵激啓引是固無形之心之強心劑也錫曰國魂洵哉昔斯巴達戰困乞援於雅典雅典以一樂師予之樂教一後士氣盡振卒推強敵詩又六聲也其有厚望矣謹為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劉通



沈序

鄢陵之戰、大宰伯州犂侍楚共王、登巢車、望晉軍。以晉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伯州犂晉人也。苗賁皇楚人也。皆國士也。晉楚雖同屬黃冑、同隸周邦、惜乎二子有才不爲己用、而爲敵用也。元之興、自漠北。清之興、自肅慎。然竭忠盡智、爲之謀主者、則奚必其種人？史天澤、廉希憲、范文程、洪承疇、皆生於宋明之朝、育於宋明之土、受教於宋明之師者也。彼豈非所謂人傑哉？惜乎忍見其宗社爲屋於己之手、而以付異族也！廿五年一月、余奉命聆訓都門、教育部方議匡時紓難之方、欲恢宏古六藝射御之教、益以新知、備濟艱危。其謀國之苦心孤詣、可謂至矣。雖然、余猶恐其所作育之人才、或將如伯州犂、苗賁皇之背其國也。更恐如史天澤、廉希憲、范文程、洪承疇之背其種族也。若斯人者、皆有見於器、無見於道、有得於體質、形相、無得於精神、魂魄、守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其於才智益增、則於國族益損、而資敵益多。語曰：「哀莫大於心死。」一其此之謂乎？議未定、余歸無錫。長青夫子出示所編國魂集、真所謂有見於道、有得於精神、魂魄、而知其本者矣。光祖宗之玄靈、作大

漢之天聲、實國民平居砥節礪行之龜鑑、豈僅匡時紓難之大本也哉。教育部儻有采於是乎、將見伯州犂苗賁皇史天澤廉希憲范文程洪承疇之徒、亦蔚爲國器、儲爲國用。得志則復國興國、不得志則爲國殤爲國魂、尙何背國家背種族之有哉！大中華民國廿五年元月、受業沈訥敬序。

國魂不目錄

陳序	一—二	魏絳戮晉侯之弟揚干	七—八
唐序	三—六	齊太史兄弟及南史氏	八—九
劉序	七	僮汪錡無瘍	九
沈序	八—九	儒行	九—一
六月	一	國殤	一—二
采芑	一	魯仲連義不帝秦	一—二
鷓鴣	二	齊宣王見顏闔	一五—一七
小戎	二	王孫賈母	一七
北山	二—三	楚威王問莫敖子華	一七—二〇
風雨	三	唐且抗秦存安陵	二〇—二一
鬻拳強諫自刎	三	樂毅報燕惠王書	二一—二二
先軫逞君自討	三—四	大風歌	二二—二三
狼譚怒以從師	四—五	程嬰存孤	二三—二四
城者謳役人謠	五—六	張良椎擊秦王	二五
鉏麇觸槐而死	六	刺客列傳	二五—三八
解揚不辱命	六—七	游俠列傳	三八—四二
華元夜登子反之牀	七	廉頗藺相如列傳	四三—四六

田橫與其客	四六—四七	魯黔婁妻	六四—六五
侯嬴竊符救趙	四七—五〇	魯漆室女	六五—六六
毛遂自薦	五〇—五二	齊杞梁妻	六六
孔子不弑降民	五二—五三	魯義姑姊	六七
子蘭子契領于庭	五三	陳湯傳	六八—八〇
申鳴殺白公	五三—五四	李廣傳	八〇—八五
子囊死遁	五四	蘇武傳	八六—八九
王歎義不背齊	五四—五五	傅介子傳	八九—九一
奮揚不殺太子建	五五	張騫傳	九一—九四
成公趙立槁彭山	五五—五六	霍去病傳	九四—九九
左儒死友	五六	江中漁父溧陽女子	一〇〇—一〇一
杞梁華舟	五六—五七	越王臥薪嘗膽	一〇一—一〇三
霍虎	五七—五八	報陳琳書	一〇三—一〇五
石他人子淵棲不劫於陳恆	五八—五九	前出師表	一〇五—一〇六
易甲不爭不鄙	五九	後出師表	一〇六—一〇八
屈廬難白公	五九—六〇	猛虎行	一〇八
王子閭不王	六〇	詠史八首	一〇八
弘演存衛	六〇	征遼東	一〇八—一〇九
芋尹文	六一	晉凱歌二首	一〇九
魯季敬	六一—六四	贈別駕盧諶	一〇九—一一〇

班超傳	一一〇	北望	一三七
祖逖傳	一一〇	寒夜歌	一三七
戰城南	一一一	隴頭水	一三七
前出塞九首	一一一	關山月	一三八
後出塞五首	一一二	感憤	一三八
北征	一二三	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	一三八
滅胡曲	一二五	示兒	一三八
北庭作	一二五	正氣歌	一三八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一二五	却聘書	一三九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一二六	登西臺慟哭記	一四〇
行軍二首	一二六	冬青樹引別玉潛	一四一
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	一二七	和坡詞	一四二
平淮西碑	一二七	乙內記事	一四二
張中丞傳後敘	一三〇	書殉揚州事	一五〇
段秀實笏擊朱泚	一三三	鄭和傳	一五二
顏杲卿罵賊不輟	一三三	左忠毅公逸事	一五五
滿江紅	一三四	陶菴先生年譜一則	一五六
上高宗封事	一三四	有感贈義軍舊書記	一五八

國魂集

閩侯 葉長青 纂

六月

宣王北伐也

詩經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采芑

宣王南征也

詩經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鞞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玼葱珩。駉彼飛隼、其飛戾天。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鷓鴣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詩 經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小戎

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詩 經

小戎賃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韜盜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鎡以觶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賃駟孔羣、公矛鎡鋌。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北山

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詩 經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風雨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詩經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鬻拳強諫自刖

莊公十九年

左傳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先軫逞君自討

僖公三十三年

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